

世界大师
散文坊

伍尔芙散文选

一个人应该 怎样读书

丛书主编 冯道如

[英] 伍尔芙 著 吴瑛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13030016

I561.65
83

世界大师散文坊



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

伍尔芙散文选

丛书主编 冯道如 [英] 伍尔芙 著 吴瑛 译

I561.65
83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63569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 伍尔芙散文选 / (英) 伍尔芙 (Woolf, V.) 著; 吴瑛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3

(世界大师散文坊)

ISBN 978-7-5399-6040-1

I. ①一… II. ①伍… ②吴… III.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508 号

书 名 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伍尔芙散文选

著 者 (英) 伍尔芙

译 者 吴 瑛

责任编辑 黄孝阳

丛书主编 冯道如

特约编辑 占 晖 朱家潞

文字编辑 王奕翔 唐弯弯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40-1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一个伦敦人的画像	1
圣保罗大教堂和西敏寺	7
牛津街浪潮	15
空袭中的和平之思	22
一个自己的房间	29
多萝西·华兹华斯	46
简·奥斯汀	56
多萝西·奥斯本的《书信集》	7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81
《简·爱》和《呼啸山庄》	89
乔治·艾略特	97
蒙田	110
斯威夫特的《致斯特拉的日记》	122
笛福	134
鲁滨逊漂流记	143
艾迪生	152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166
无名者的生活	181
现代随笔	201
现代小说	217
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	227



普通读者	242
为什么	244
技艺	252
飞蛾之死	262

一个伦敦人的画像

不了解地道的伦敦人，就算不上了解伦敦这座城市。你得离开店铺和戏院，拐进满是民宅的街巷，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才能一窥真实的老伦敦。

伦敦的私人宅第的布置大同小异：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昏暗的门厅，门厅的中央，一段窄窄的楼梯盘旋而上，楼梯的平台通常连着两进的客厅，前厅里的壁炉烧得正旺，把两侧的沙发和六张扶手椅映得暖暖的，透过三扇长窗你能观赏到街景；至于靠近邻家花园的后客厅是什么样子，就全凭你大胆揣测了。不过，我们关注的还是前厅，因为科洛太太总是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她只有在那儿才能斟茶待客，乐得其所。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科洛太太出生在乡下，但这似乎是事实。伦敦总会在夏天的几周里变个样，这时，科洛太太就要出城一阵子，这也是事实。不难想，椅子空了，炉火灭了，桌子上的餐具也撤了，可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再怎么天马行空你也描绘不出这样的场景：科洛太太戴着帽子，蒙着面纱，一袭黑衣，时而漫步在满是芜菁的田野里，时而爬上小山坡，与牛群为伴。



还是回到客厅来吧，她在那儿已经坐了六十载，冬天靠火，夏天临窗，倒也不孤单。因为总有客人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而且第一位客人落座还不到十分钟，女仆玛利亚就又把门打开，通报第二、第三、第四位访客的光临。这个突眼、龅牙的老女仆已经为科洛太太开了六十年的门了。

从来也没听说过科洛太太和谁有过促膝交谈，这恐怕是她和许多主妇们的共同癖好，她不喜欢与别人交心，也从不对谁格外亲昵。就说总坐在客厅靠橱柜的角落里的这位老先生吧，他已然成了那件值得赞叹的十八世纪家具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它的一只铜脚。然而，科洛太太一直称他为“格雷厄姆先生”，最多，有时以“亲爱的格雷厄姆先生”来强调他俩是六十年的老相识，却从未用过“约翰”、“威廉”之类的名字。

科洛太太不喜欢亲密的交情，她要的是丰富的交谈。人和人一旦亲昵起来，就容易陷入沉默，而沉默是她深恶痛绝的。彼此必须得有话可聊，而且最好是东拉西扯，包罗万象，但必须浅谈辄止，不牵扯太多的睿言妙思，不然，总会有一方会接不上茬，只能一言不发，把玩手中的杯子。

科洛太太的客厅和传记作家笔下的名流沙龙大不相同，虽然也常有聪明人造访她这里，包括法官、医生、议员、作家、音乐家、旅行家、马球队员、演员，当然也有无名小卒，他们要是聊起高深的话题，就会被认为是有失礼节，不过，就像连打一串喷嚏或吃松饼被噎着一样，谁都不会把这些小失礼放在心上。科洛太太最喜欢听到、最喜欢发起的话题还属高雅版的乡村闲话。此时，乡村成了伦敦城，所谓的闲话也都和伦敦生

活相关，而科洛太太却有本事将大都市描述得像是只有一间教堂、一座庄园和二十五间农舍的乡村，无论是画作展览、戏剧演出，还是法庭审判、离婚大战，她总能在第一时间获知，至于城内各种婚丧嫁娶、人员流动，她更是心知肚明。看到昂菲尔比夫人的车子经过，科洛太太就能大胆地预测她这是要去看昨晚刚做了妈妈的女儿，这话就像一个村妇在谈论某乡绅的老婆坐车赶到车站去接貌似是城里来的约翰先生。

五十年的细微观察让科洛太太对他人的生活有了丰富的了解。比如，斯梅德利先生说他的女儿和亚瑟·贝克汉姆订了婚，科洛太太立刻就能指出，这样一来，他的女儿就成了费尔布雷斯夫人的远房堂姊妹；同时又是伯恩斯夫人的外甥女，因为她在第一次婚姻中嫁给了黑水农庄的明钦先生。科洛太太如此敏捷的反应并非是装出来的，她确是编织人际网的好手，她在这方面的非凡技能还使她的室内聚会具备家族和亲情特征，当客人们事前一无所知，突然发现互相竟然是隔了二十代的表亲，着实是件令人惊喜的事。

不过，要想拜访科洛太太，你得先加入她的“闲话俱乐部”，每年要贡献足够多的闲言碎语作为“会费”。于是，要是哪家的房子着火了，水管爆了，或是女仆和管家私奔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通报给科洛太太”。但是，会员级别不同，贡献消息的时间也有差别，有的人可以在午餐的当儿拜访，而剩下的大多数人只能选在五点到七点之间。有幸能和科洛太太共进午餐的客人少之又少，估计也只有格雷厄姆先生和博克太太曾享此殊荣。毕竟，科洛太太不是个阔太太，她的廉价黑



裙子已经有些破旧，胸前的宝石胸针也是几十年不变的老款。她最喜欢的就是下午茶，因为以茶待客的费用不高，而且可视来客的情况灵活调整茶点，这正适合她爱聚会的个性。不过，无论是午餐还是下午茶，科洛太太待客只有一个固定的特点，就像她身上的衣服和珠宝一样，和她本人的气质倒也极为相配：永远是一块特别的蛋糕和一道别致的布丁，它们和这座老房子的人和物——老仆人玛利亚、老朋友格雷厄姆先生，还有椅子上的旧印花布、地板上的旧地毯——构成了一个整体，散发着独特的气息。

科洛太太肯定偶尔也会出去透透气，她确实也曾光临别人的饭桌和茶桌。但是，她不会常去某家，即使去了，也是悄悄地转一圈，从不久留，人们会觉得她参加婚礼或葬礼完全是为了搜集一些小新闻，以丰富自己的信息库。所以，她很少被邀请入席，而是会站在一边，在席间寻找她感兴趣的位置，她要找到家里的印花布、橱柜那种熟悉的感觉，还有像格雷厄姆先生那样的听众，才能自在一些。随着岁月的流逝，科洛太太逐渐停止了这种小小的社交狩猎，她已经把自己的信息库弄得很严实、完善了，用不着再从外界找一砖一瓦。况且，她还有一些忠实的朋友，她相信他们带来的只言片语足够补充信息库。对她来说，冬天离开靠火的椅子、夏天离开那扇临窗的椅子是没有必要的。年复一年，她掌握的信息没有变得更加深刻——当然，她并不追求深刻。这些信息在时间的长河里愈发全面、完整了。若有部戏大获成功，次日科洛太太在闲谈中不仅能透露这部戏幕后的种种细节，还能追溯到这部戏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上演时，埃伦·特里穿了什么，杜斯做了什么，亨利·詹姆斯先生又说了什么讨喜话。这些描述可能并不精彩，却能让人在她的逗乐中把伦敦过去五十年的历史重新翻阅一遍，这里面还有许多与名流相关的精彩场景。但克洛太太可不是个沉醉于过去的人，对她来说，过去再光彩夺目也绝没有“现在”重要。

事实上，最精彩的往往停在最后一页，当下才是最关键的。在伦敦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你总能看到新事物，聊到新话题。你只需睁着眼，每天在椅子上安稳地从五点坐到七点。科洛太太就是这样，只是，当客人围着她坐成一圈时，她还会时不时昂起头敏捷地扫一眼窗外，似乎留了半只眼睛观察街景，半只耳朵去听汽车的喧哗和报童的吆喝。为什么呢？要知道，新鲜事儿随时会发生，决不能为了解过去花费过多时间，也不能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当下。

当日渐臃肿、还有点耳背的玛利亚通报有新客人光临时，克洛太太渴望新消息的特性便显露无遗：她会有点惊慌失措地赶紧停止正在进行中的交谈，抬起头张望着。来的会是谁？他或她能给我们的话题加什么料呢？她非常善于从新客人那儿提取新谈资，并融入大家正在谈的话题中，这样新客人的参与并不会影响原先的交流。值得称奇的是，她的门不会频频开启，进来不速之客，所以她的朋友圈子也始终都在她的掌控之下。

因此，若想了解伦敦，你不能只盯着繁华的街景、热闹的市场、雄伟的宫殿以及繁忙的工业，你还得看到伦敦也是人们谈笑风生、生老病死、演戏创作、立法统治之地，因此，你务



必要结识科洛太太。在她的客厅里，关于大都市的只言片语汇聚成了对伦敦最生动易懂的描绘，而且趣味横生，百听不厌。不管是离家多年的游子，还是刚从印度或非洲那样的野蛮社会归来的冒险者，都会不顾黝黑而憔悴的面容直接来到这条安静的小街，敲开克洛太太的小屋，好一下子回归文明的中心。然而，即使是伦敦也不能让克洛太太长生不老。也的确会有那么一天，当时钟敲过五下，克洛太太没有坐在靠壁炉的扶手椅上，玛利亚也没有去开门，格雷厄姆先生也没出现在橱柜旁的角落里。克洛太太去世了，而伦敦——虽然还存在着，却已不再是克洛太太的那个伦敦了。

圣保罗大教堂和西敏寺

虽然圣保罗大教堂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我们还是会不止一次感叹，它巍然耸立，俯瞰整个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从远处看像是一个巨大的灰色气泡，越走近它，你越能感觉到它的高大和威严，这甚至会给你带来一丝不安。但是突然之间，圣保罗大教堂就消失了——你只要绕到教堂的后身或附近，或者直接到地下通道去，它就会消失在视线里。此时的伦敦，竟然也一下子萎缩了！以前，这里有学院楼、方形庭院和修道院，院内修葺了鱼塘和回廊；屋外的草地上，羊儿悠然地啃着草；还有几家小酒馆，伟大的诗人伸着腿坐在里面，自在地畅谈。可现在，绿地、鱼塘、回廊都不复存在，曾经的生机都枯萎了。市民们也不常来，即便来，也总是成群结队，在这里停留片刻，而不像从前那样一个人在这里驻足许久。这里曾见证了莎士比亚和琼森^①的相遇，他们相对而坐，谈天说地，而现在，这里只有数以百万个史密斯先生和布朗斯小姐，他们风风火火地走下公交车，又匆匆忙忙钻进地铁。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每个个

^① 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他与莎士比亚同时创作并持续到莎士比亚死后，戏剧生涯三十余年。



体是那么渺小，而且没有自己的特点，要说他们有自己的名字，独特的性格，独立的生活，怕是谁也不信。

如果我们离开街道，走进一座教堂，我们自然就会立刻将逝者享受的空间与活人拥有的空间作对比。一七三七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死后被安葬在圣玛丽·勒·波教堂^①，他的高尚德行列了整整一墙。“此君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一生践行美德之事，传神圣之光辉……世道放荡无度，此君仍能伸张正义，恪守诚信，坚守真理。”他的墓地所占的空间足有办公室那么大，每年的租金高达数百英镑。而在我们这个年代，像霍华德这样的无名之辈却只能长眠于一块固定规格的白色石头下，隐没在一千个类似大小的墓地中，对于他们那些高尚盖世之功德，后人并无记录可寻。同样是在圣玛丽·勒·波教堂，玛丽·劳埃德的后人们会在墓前不由得停下脚步，满怀欣慰地发现老太太一生“躬身垂范、冰清玉洁”，而且是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九岁。

是的，这些古老的墓碑永远向我们发出这样忠告和劝勉：停下你的脚步，去思忆过往，讴歌先人，同时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你离开教堂，回到街上，眼前全是为了生计费尽精力的人，他们或互相推搡，或侧身避让，一个个无比精准地抄着近路，又无比灵巧地躲避着汽车。你不禁又回想起教堂里那些默默无闻的先人，他们的遗骨占着一大块空间，还能信心满满

^① 圣玛丽·勒·波教堂 (St Mary—le—Bow)，位于英国伦敦齐普赛街，以英国复兴风格的尖塔著称；教堂上的大钟对伦敦人也很重要，传统上人们认为只有在听得见钟声的范围内降生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伦敦人。

地要后人留意他们的功德。同在一个城市，这先人和世人的生活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们刚想说现在的人们已无时间思考生死的时候，迎面就撞到了圣保罗大教堂高大的外墙。大教堂又一次赫然耸立在我们的上方，拔地而起，雄伟如高山，却比之前更显灰暗、冷峻、寂静。当我们径直入园，我们又可以走走停停，任凭思绪无限延展，这会把我们平日里的匆忙和奋斗中解脱出来，让身心得到放松。和世界上如云的建筑相比，圣保罗大教堂的独特魅力就在于此。

你只需看一眼那宏大的建筑，感受一下素雅宁静的气息，你就会发现只属于圣保罗大教堂的壮丽。当你进入教堂，你会感觉身心仿佛得到了释放和扩张。巨大的穹顶下，光线在这里形成独特的色调，既不像日光那样昏暗，也不像聚光灯那样炫目；一扇窗子投射进绿色的光柱，另一扇则使石板蒙上了冷冷的淡紫色，每一道光带都能畅通无阻地直射地面；同样畅通无阻的还有不断回荡的声响，听来响亮而空灵，余音隆隆，这给大教堂平添了几分庄重，但却没有带来丝毫神秘感；教堂的梁柱间堆叠着床形的墓冢，很是壮观。在这个庄严的长眠之所，伟大的政治家和活动家虽早已安息，仍身着华服接受国人的感谢和掌声，他们永远佩戴着星形勋章和嘉德勋章^①，因为这些是公民荣耀和军事才略的象征。他们的坟冢干净、体面，容不

^① 嘉德勋章（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是授予英国骑士的一种勋章。



得任何锈斑和污点。即使是纳尔逊勋爵^①的墓也显得整洁，而多恩^②那尊包裹在大理石寿衣中的塑像似乎痛苦得有些扭曲，看上去像是昨天刚从石匠那儿搬过来的，实际上，它一脸痛苦地矗立在大教堂已有三百年之久，而且还经历过伦敦大火的洗礼。但是，死亡以及和死亡相连的腐朽是不允许被带到这里来的，这里静静安放的是对社会有过丰功伟绩的灵魂。正如墓冢上方那扇精雕细琢的大门门栏所刻的：穿过死亡之门，直抵复活极乐之境。可是，那巨大的入口又给人一种莫名的暗示：这里不能通往美好的田野，不能让你听到竖琴的演奏和唱诗班的歌唱、不能让你看到不凋花和魔草，你只能去往庄严肃穆的会议室和悬挂着旗帜的华丽大厅，耳边还会传来阵阵小号声。不过现在，你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里再也找不到努力奋斗、痛苦挣扎和忘我沉醉的痕迹。

而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在设计上有着天壤之别。宽敞和宁静不属于这里，这里的建筑是窄而尖的，看似陈旧却暗含着躁动和生机。安葬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仿佛刚从富有民主气息的杂乱无章、嘈杂喧闹的街道逃离，径直来到了这个群星闪耀的集会。这些卓越人士默不作声，像是在开秘密会议，先是格拉

① 纳尔逊勋爵 (Lord Horatio Nelson, 1758—1805)，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初英国海军中将，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

② 约翰·多恩 (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德斯通^①走到前面发言，迪斯雷利^②紧随其后。每个角落，每面墙，似乎都有个人斜靠在那儿，或侧耳聆听，或倾身欲言。那些横卧着的人似乎也在屏息凝神，随时准备起身发言，他们紧握权杖，双唇紧抿，眼睛微闭，俨然一副沉思片刻随即就要回击的架势。这些死人——如果说我们眼前所见确实都是死人——度过了充实、完满的一生。他们一脸沧桑，高高的鼻子两侧脸颊深陷。古老的石砌梁柱也因为目睹了他们几个世纪的激烈生活，仿佛被磨损了；屋顶的雕花和繁饰被人和乐器的声响撞击着，荡出金属般的回音；精美的石扇依次排开，构成的天花板好似落光了叶子的树枝，在凛冽的大风中瑟瑟打颤，不过这样一来，先前严肃的色彩被恰到好处地淡化了，每时每刻，光影交织，变化多端：蓝色，金色和紫色一闪而过，留下彩色的斑纹，继而又迅速消失，古老的灰色石头，也仿佛被这变幻的光线赋予了生机，不断发生着变化。

所以，西敏寺的主题不是死亡和安息，这里的先贤们不会以威严的姿势静卧在安息室中接受人民对他崇高美德的膜拜。不妨一问，这些先人都是凭借贤德才被置于此的吗？他们往往较为偏激，甚至心怀恶念；有些人则全凭高贵的出身拔高自己的形象。西敏寺中遍布国王王后、公爵王孙的身像，光线洒在他们的金冠上，礼袍的褶皱里还留有金线的光泽，衣袖上狮子

① 格拉德斯通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度担任英国首相，曾说过：“为首相之道，首在不留情面，把无能的官员撤掉。”

② 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两度任英国首相，他也是位小说家。



和独角兽的图案还闪耀着亮眼的红色和黄色。然而，西敏寺更为显著的皇家风范还体现在另一层面上——很多著名诗人埋葬于此，他们仍在沉思默想，仍在质疑着生存的意义。“人生玩笑一场，诸事可以为证。吾曾如此一想，如今知之确凿。”格雷^①笑叹道。乔叟^②、斯宾塞^③、德莱顿^④等诗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牧师吟诵《圣经》里的教义，尽管这已经是第一百万遍了。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红白相间的袍子打理得很整洁，他那成熟、权威的嗓音在厅中回荡。若非出于虔诚，人们会觉得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听到他的话后会立刻就“孩子是否应该尊重父母”举行投票。在这个群星闪耀的集会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志，于是，西敏寺里激荡着鼎沸之声，本属于这里的宁静被强调的手势和极具个性的观点打破。这里的每一寸墙不是在宣称断言，就是在举例阐述。国王和王后，诗人与政治家仍在各司其职，并没有为自己早已化作尘土而感到痛苦。他们超脱了凡人生活的庸流和荒原，还是那么活跃地展开辩论。他们攥着拳头，张着嘴，有的还一手拿着王权宝球，一手握着权杖，好像是被迫代表我们站起来证实：凭借着人类的天性，

① 约翰·格雷 (John Gray, 1828—1890)，英国诗人兼剧作家。

② 杰弗雷·乔叟 (Geoffrey Chaucer, 约 1343—1400)，英国诗歌之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

③ 埃德蒙·斯宾塞 (Edmund Spenser, 1552—1599)，英国诗人，对后世的英国诗人，包括弥尔顿、雪莱、济慈等都有很深远的影响，被称为“诗人的诗人”，其代表作是《仙后》。

④ 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 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是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